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初中生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激惹和触发的情境边界条件

作者：林爽，程臻淦，刘文，白学军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论文的选题很有价值，但是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问题：

意见 1：论文题目写道“认知控制对初中生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不清楚为什么仅在“替代性攻击行为”前面强调“初中生”，而“认知控制”前面就没有“初中生”了。

回应：感谢您提出的问题，已将题目修改为“初中生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激惹和触发的情境边界条件”。

意见 2：论文摘要第一句话写道“本研究通过 3 个实验探索了认知控制对初中生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激惹和触发情境的边界条件”。论文中也多次出现诸如“激惹和触发情境的边界条件”的表述，这种表述存在语法问题，也容易导致读者误解。从论文研究可以看出，作者想探究的是“认知控制影响替代性攻击行为的边界条件”而不是“激惹和触发情境的边界条件”。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本研究想要探究确实的是初中生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认知控制影响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情境边界条件，已对全文中涉及激惹和触发情境的边界条件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具体如文中蓝色部分字体所示。

意见 3：论文引言的第一句话写道“替代性攻击行为指个体在遭遇挫折或激惹后不直接反击启动者转而攻击无辜者的行为(Denson et al., 2006)”，这里的“启动者”的表述令人费解。

回应：感谢您提出的问题，已对概念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将“启动者”明确为“激惹者”。

意见 4：论文引言第一段的第三句写道“已有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存在且效应量较大 ($d = 0.54$; Marcus-Newhall et al., 2000)”，这里的“效应量较大”具体是指什么呢？

回应：感谢您的指导，已将效应量较大的表述删除并修改为：“已有的元分析的结果表明，

替代性攻击行为是一种稳定的行为表现 (Marcus-Newhall et al., 2000), 在职场 (Kim et al., 2019)、校园 (Reijntjes et al., 2013)、家庭 (Liu et al., 2015)普遍存在。”

意见 5: 论文中此类表述问题很多, 建议作者找语言编辑对论文进行彻底的修改和润色。

回应: 感谢您的指导, 您的意见对我们的修改很有启发, 已对全文的表述问题进行了反复检查和修改, 具体如文中蓝色部分字体所示。

意见 6: 论文“1.1 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写道“I3 模型 (张璐 等, 2021)”, 但是 I3 模型并非是 张璐等 (2021)提出的, 这种引用不严谨。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 已对该类二次引用的问题进行了反复检查和修改, 将其修改为“ I^3 模型 (Finkel & Hall, 2018)”, 具体如文中蓝色部分字体所示。

意见 7: 论文“1.3 研究概述”写道“从认知控制的毕生发展来看, 个体在 12 岁以后已经具备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能力, 而且逐渐以主动性控制为主 (Van Gerven et al., 2016)。因此, 本研究以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由“个体在 12 岁以后已经具备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能力, 而且逐渐以主动性控制为主 (Van Gerven et al., 2016)”并不能得出应该“以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结论, 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 该表述的确缺乏逻辑联系, 已将其修改为:

“综上所述,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人格和社会模型 (Miller et al., 2003)和 I^3 模型 (Finkel & Hall, 2018)均认为认知控制能够抑制个体的替代性攻击行为, 但现有实证研究并没有对于该问题的直接研究证据, 实证研究的间接证据则表明认知控制与替代性攻击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 (Skvarc et al., 2023; Vasquez & Howard-Field, 2016)。从认知控制的毕生发展来看, 个体在 12 岁以后已经具备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能力 (Van Gerven et al., 2016)。而从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发展来看, 个体的替代性攻击行为整体上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并在青春期达到顶峰, 其中初中阶段是替代性攻击行为发展的关键期 (Garcia-Sancho et al., 2016)。初中生已经初步具备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能力但却表现出了较高的替代性攻击行为, 通过启动初中生认知控制可能有助于抑制其替代性攻击行为, 但认知控制抑制替代性攻击行为可能存在情境边界条件。本研究包括 3 个实验, 以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认知控制进行启动, 然后考察主动性控制启动和反应性控制启动如何抑制其替代性攻击行为, 并探索抑制效应的情境边界条件。”具体如 1.3 研究概述部分蓝色字体所示。

意见 8：论文“2.1.1 被试和实验设计”写道“本研究随机选取了 30 名初中生”，请作者详细阐述是如何实现“随机选取”被试的。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已将文中所有的随机选取表述删除，改为“本研究招募了 30 名初中生”。具体如 2.1.1 被试和实验设计、3.1.1 被试和实验设计、4.1.1 被试和实验设计蓝色部分字体所示。

意见 9：论文“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写道“采用改编后的竞争反应时范式来考察个体的替代性攻击行为 (Wang et al., 2020; Beyens et al., 2015)”，但是所引用的两篇文献 (Wang et al., 2020; Beyens et al., 2015)都不是做替代性攻击的。作者需要给出该实验任务能够很好引发和测量替代性攻击的充分证据。根据论文中对“主动阶段”的实验任务的阐述可以得知，这是典型的竞争反应时任务，该任务用于诱发和测量反应性攻击而不是替代性攻击，因此难以知道被试在“主动阶段”的攻击行为到底是一般性的反应性攻击还是替代性攻击，建议作者给出在“主动阶段”将“反应性攻击”与“替代性攻击”进行分离的具体措施和可靠指标。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和指导。在替代性攻击行为与反应性攻击行为的概念异同方面，反应性攻击行为是在外部敌意性环境的驱动下发生的，其功能在于减少外部威胁，是一种针对激惹者的“防卫性”、“报复性”的攻击行为 (Raine et al., 2006)；而替代性攻击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反应性攻击行为，指个体在遭遇挫折或激惹后不直接反击激惹者转而攻击无辜者的行为 (Denson et al., 2006)。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由敌意性环境驱动，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反应性攻击行为是直接报复激惹者，替代性攻击行为不直接报复激惹者而是攻击无辜者。

在竞争反应时范式方面，Beyens 等(2015)将竞争反应时范式进行了改编，将其区分为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考察个体被激惹者激惹后，宽恕能否缓和个体在主动阶段对于激惹者的攻击行为，该研究的确是考察反应性攻击行为，已将全文中关于 Beyens 等(2015)的引用删除。Wang 等(2020)对 Beyens 等(2015)改编的竞争反应时范式进行了进一步改编，用以考察高水平精神病态个体在被激惹者激惹后，在主动阶段是否表现出对无辜者更高水平的攻击行为，该文献使用的概念虽然是对无辜者的攻击行为，但参考替代性攻击行为与反应性攻击行为的概念异同，可以将该文献考察的行为视为替代性攻击行为。另外，Lin 等(2024)采用 Wang(2020)等改编的竞争反应时范式考察激惹情境中旁观者特征对少年犯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也使用了这个范式。

关于竞争反应时范式能否测量替代性攻击行为的问题，Pedersen 等(2008)通过三个实验考察了目标属性对于替代性攻击行为的调节作用，其中实验 1 采用竞争反应时范式考察了被

试对于无辜者的替代性攻击行为。

关于将“反应性攻击”与“替代性攻击”进行分离的具体措施和可靠指标，已有研究对于两类攻击行为的分离主要是通过改变攻击对象来实现的，比如 Rajchert 等(2023)采用了考察攻击行为的求职者范式反映不同性别个体在遭受社会排斥后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和替代性攻击行为差异，两种攻击行为的测量通过改变攻击对象来实现，反应性攻击行为的攻击对象为激惹者，而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攻击对象为无辜者。结果表明，针对不同的攻击对象，个体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和替代性攻击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在本研究中，除了改变攻击对象以外，主动阶段对手并没有激惹被试、也不能反击被试，这与直接报复激惹者的反应性攻击行为是不同的。

关于本研究采用实验任务是否能够很好引发和测量替代性攻击的充分证据，本研究基于 Wang 等(2020)改编的竞争反应时范式以及 Rajchert 等(2023)在考察替代性攻击行为时通过将攻击对象设置为无辜者的做法，采用两阶段的竞争反应时范式来考察个体在被动阶段被激惹者激惹后，在主动阶段对无辜者表现出的替代性攻击行为。为了检验该实验任务是否能够很好的引发和测量替代性攻击行为，因而采用实验 1 的数据构建简单中介模型来检验状态敌意归因偏向在激惹和替代性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 = 26)

变量	M	SD	01	02	03
01 激惹	0.49	0.50	1		
02 状态敌意归因偏向	3.17	2.01	0.51***	1	
03 替代性攻击行为	0.41	0.30	0.26*	0.41***	1

注：* $p < 0.05$, *** $p < 0.001$.

采用 SPSS 的 PROCESS 插件进行简单中介效应分析，标准化的中介模型的结果如下：

表 2 敌意归因偏向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 (N = 26)

路径	Estimate	p	95%置信区间	
			CI 下限	CI 上限
激惹-替代性攻击	0.07	0.61	-0.19	0.32
激惹-状态敌意归因偏向	0.51	<0.001	0.31	0.72
状态敌意归因偏向-替代性攻击	0.38	0.004	0.12	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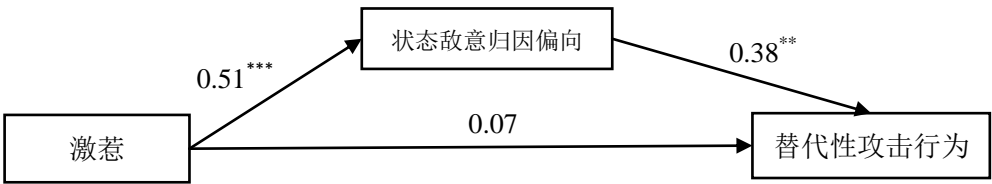


图 1 敌意归因偏向在激惹和替代性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注：** $p < 0.01$, *** $p < 0.001$ 。

结果显示，在激惹与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关系中，状态敌意归因偏向的中介作用显著 (95%CI = [0.06, 0.35]不包含 0)，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 73.08%，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敌意归因偏向的中介效应检验 (N = 26)

效应	Estimate	95%置信区间		占比%
		CI 下限	CI 上限	
直接效应	0.07	-0.19	0.32	26.92%
间接效应	0.19	0.06	0.35	73.08%
总效应	0.26	0.03	0.49	

该结果表明，激惹不能直接预测个体的替代性攻击行为，而是通过个体的状态敌意归因偏向预测其对无辜者的替代性攻击行为，与已有研究中替代性攻击模型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Wang et al., 2023)。而在已有研究关于反应性攻击的模型中，激惹和敌意归因偏向均能直接预测反应性攻击行为，激惹还可以通过敌意归因偏向间接预测反应性攻击行为 (Bond ü & Richter, 2016; Lin et al., 2023)。因此，可以认为该任务较好的引发和测量了替代性攻击行为。

参考文献：

Beyens, U., Yu, H., Han, T., Zhang, L., & Zhou, X. (2015). The strength of a remorseful heart: psychological and neural basis of how apology emolliates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promotes forgiveness .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1611.

Bond ü R., & Richter, P. (2016). Interrelations of justice, rejection, provocation, and moral disgust sensitivity and their links with the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trait anger, and aggress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795.

Denson, T. F., Pedersen, W. C., & Miller, N. (2006). The displaced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6), 1032–1051.

Lin, S., Cheng, G., Sun, S., Feng, M., & Bai, X. (2024). The effect of bystander features on displaced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provocative situation among male juvenile delinquents. *Behavioral Sciences*. 14(6), 496.

Lin, S., Wang, Y., Cheng, G., & Bai, X. (2023).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sh parenting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male juvenile delinquents: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Behavioral Sciences*, 13(7), 610.

Pedersen, W. C., Bushman, B. J., Vasquez, E. A., & Miller, N. (2008). Kicking the (barking) dog effec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arget attributes on triggered displaced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10), 1382–1395.

Raine, A., Dodge, K., Loeber, R., Gatzke-Kopp, L., Lynam, D., Reynolds, C., Stouthamer-Loeber, M., & Liu, J. (2006).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boys. *Aggressive Behavior*, 32(2), 159–171.

Rajchert, J., Konopka, K., Oręziak, H., & Dziechciarska, W. (2023). Direct and displaced aggression after exclusion: Role of gender differenc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3(1), 126–143.

Wang, Y., Yang, Q., Zhu, B., Ye, S., Tian, X., & Krueger, F. (2020). High levels of psychopathic traits increase the risk of transferring reactive aggression to innocent people after provocation: Evidence from an ERP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 153, 107891.

Wang, C., Li, X., & Xia, L. (2023). Long-term effect of cybervictimization on displaced aggressive behavior across two years: Mutually predicting mediators of hostile emo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41, 107611.

意见 10：论文“2.1.4 实验程序”写道“所有被试需要完成三次实验、且每次实验的间隔一周三次实验的流程如下：首先，被试完成情绪的基线测量；接着，进行认知控制的启动；之后被试完成被动阶段(阶段 1)的任务，进行激惹的启动；然后进行操纵检验及情绪和状态敌意归因偏向的测量；最后，被试完成主动阶段(阶段 2)的任务，对替代性攻击行为进行测量，并进行情绪测量。”可以看出，认知控制启动的两周之后才做主动阶段的实验任务。这就需要作者给出认知控制启动的效应可以持续 2 周以上的充分证据。

回应：感谢您的指导，该部分的表述的确不够清晰，在本研究中，每次实验在启动认知控制以后就直接进行被动阶段的任务和主动阶段的任务。已将实验流程修改为：

招募初中生参与实验，由主试一对一解释指导语并完成实验。由于认知控制启动共包含三个条件：基线、主动控制启动和反应控制启动，所有被试需要完成三次实验，为了避免认知控制启动存在练习效应，每次实验的间隔一周，三次实验的流程如下：

(1) 第一周，进行基线认知控制实验，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完成情绪的基线测量；

步骤二：完成基线认知控制的启动；

步骤三：完成被动阶段(阶段 1)的任务，进行激惹的启动，高低激惹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和被试内平衡，例如，一半被试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另一半被试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然后，完成状态敌意归因偏向和情绪的测量；

步骤四：完成主动阶段(阶段 2)的任务，对替代性攻击行为进行测量，随后完成情绪测量；

步骤五：完成被动阶段(阶段 1)的任务，进行激惹的启动，例如，步骤三中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步骤三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然后，完成状态敌意归因偏向和情绪的测量；

步骤六：完成主动阶段(阶段 2)的任务，对替代性攻击行为进行测量，随后完成情绪测量；

(2) 第二周，主试随机从主动性控制实验和反应性控制实验选择一个让被试完成，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平衡，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完成情绪的基线测量；

步骤二：完成主动性认知控制的启动或反应性认知控制的启动；

步骤三：完成被动阶段(阶段 1)的任务，进行激惹的启动，高低激惹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和被试内平衡，例如，第一周在步骤三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第一周在步骤三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然后，完成状态敌意归因偏向和情绪的测量；

步骤四：完成主动阶段(阶段 2)的任务，对替代性攻击行为进行测量，随后完成情绪测量；

步骤五：完成被动阶段(阶段 1)的任务，进行激惹的启动，例如，第一周在步骤五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第一周在步骤五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然后，完成状态敌意归因偏向和情绪的测量；

步骤六：完成主动阶段(阶段 2)的任务，对替代性攻击行为进行测量，随后完成情绪测量；

(3) 第三周，被试完成剩余的认知控制实验，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完成情绪的基线测量；

步骤二：完成剩余的认知控制启动；

步骤三：完成被动阶段(阶段 1)的任务，进行激惹的启动，高低激惹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和被试内平衡，例如，第二周在步骤三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第二周在步骤三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然后，完成状态敌意归因偏向和情绪的测量；

步骤四：完成主动阶段(阶段 2)的任务，对替代性攻击行为进行测量，随后完成情绪测量；

步骤五：完成被动阶段(阶段 1)的任务，进行激惹的启动，例如，第二周在步骤五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第二周在步骤五被分配至低激惹情境的被试此时被分配至高激惹情境。然后，完成状态敌意归因偏向和情绪的测量；

步骤六：完成主动阶段(阶段 2)的任务，对替代性攻击行为进行测量，随后完成情绪测量。

上述实验中，每个阶段的对手均不同，通过虚拟头像的不同颜色加以区分。具体如 2.1.4 实验程序和 4.1.4 实验程序蓝色部分字体所示。

意见 11：建议对主动性控制与反应性控制的区别与联系，以及这二者对替代性攻击的作用

上的异同进行更清晰和深入的阐述。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已补充主动性控制与反应性控制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两者对替代性攻击作用上的异同,具体如 2.3 讨论部分、3.3 讨论部分以及 5.1 特异性认知控制的抑制效应的蓝色部分字体所示。

.....

审稿人 2 意见:

研究通过三个研究探讨了认知控制对初中生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激惹和触发情境的边界条件。研究认为,特异性认知控制可以有效降低初中生的替代性攻击行为,而一般性认知控制不能显著降低初中生的替代性攻击行为,并且研究认为特异性认知控制抑制初中生替代性攻击行为存在情境边界条件,主动性控制的边界条件出现在高激惹高触发情境,而反应性控制不存在情境边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如下问题需要作者考虑:

意见 1:在问题的提出部分,作者认为“替代性攻击行为的人格和社会模型强调了激惹情境可以直接影响替代性攻击行为,也可以通过个体特征来影响替代性攻击行为,现有实证研究并没有对于该问题的直接研究证据。从认知控制的毕生发展来看,个体在 12 岁以后已经具备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能力,而且逐渐以主动性控制为主。因此,本研究以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认知控制进行启动,然后考察主动性控制启动和反应性控制启动如何影响替代性攻击行为,并探索抑制效应的情境边界条件。”那么,在进行研究设计陈述之前,作者对该问题的假设或者推理是什么?本研究是否是揭示该问题的直接证据?其内在逻辑是什么?需要再问题的提出部分进一步阐述和说明;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您的意见对我们的修改很有帮助。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对引言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具体如引言部分蓝色字体所示。

意见 2:在研究中“边界条件”是如何界定?从数据分析模式来讲,何种结果会支持是边界条件,可能需要在文章中做出相关说明;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由于已有研究并未直接考察认知控制影响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情境边界,但在情境边界的概念界定上,马钰等(2020)系统性综述了个体自我控制失败降低决策理性的情境边界,其中激惹是重要的情境边界,激惹会调节自我控制失败对决策不理性行为(例如,

攻击行为)的影响, 在高激惹情境下自我控制失败会显著增加决策不理性行为, 但在低激惹情境下自我控制失败则不会显著增加决策不理性行为。而已有研究认为, 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与认知控制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相关 (黎建斌, 2013)。基于此, 本研究认为, 认知控制影响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情境边界指情境变量会调节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 在特定情境下认知控制抑制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效果较差, 该情境以外认知控制抑制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效果较好。

在本研究中, 实验 1 发现一般性认知控制不能抑制替代性攻击行为, 而且一般性认知控制与激惹情境之间也没有交互作用, 即激惹情境没有调节一般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实验 2 虽然发现了特异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 但特异性认知控制与激惹情境同样没有交互作用, 即激惹情境也没有调节特异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实验 3 发现了特异性认知控制、激惹、触发三者的显著交互作用, 说明激惹和触发情境调节了特异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而且, 在高激惹高触发和高激惹低触发情境下, 主动性控制减基线的攻击比例显著高于反应性控制减基线, 但在低激惹高触发和低激惹低触发情境下主动性控制减基线的攻击比例与反应性控制减基线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 高激惹高触发情境下主动性控制减基线的攻击比例是所有条件下最高的。以上结果说明, 初中生特异性认知控制能够有效抑制其替代性攻击行为, 其中主动性控制的情境边界出现在高激惹高触发情境。具体如“2.2.3 一般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 激惹的情境边界”、“3.2.2 特异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 激惹的情境边界”以及“4.2.2 特异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影响: 激惹、触发的情境边界条件”蓝色部分字体所示。

参考文献:

- Li, J. (2013). The mechanism of why self-control resources and cognitive resources influence each other: An integrated model.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2), 235–242.
- [黎建斌. (2013). 自我控制资源与认知资源相互影响的机制: 整合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 21(2), 235–242.]
- Ma, Y., Xiao, C., Che, J., Wang, H., & Li, A. (2020). Ego depletion impedes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1), 1911–1925.
- [马钰, 肖晨洁, 车敬上, 王海侠, 李爱梅. (2020). 自我损耗降低决策理性: 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 *心理科学进展*, 28(11), 1911–1925.]

意见 3: 研究设计部分, 对“激惹 (高/低)”条件操纵是被试内设计? 操纵中是如何处理无关变量的, 需要说明;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实验 1 和实验 2 均采用了 3(认知控制启动：基线/主动性控制启动/反应性控制启动) \times 2(激惹：高/低)的被试内实验设计，而实验 3 采用了 3(认知控制启动：基线/主动性控制启动/反应性控制启动) \times 2(激惹：高/低) \times 2(触发：高/低)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认知控制启动和触发是被试内变量，激惹是被试间变量。

在实验的无关变量处理上，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考虑到激惹可能会产生顺序效应，高低激惹的呈现顺序是在被试间平衡的，而且每一周的高低激惹呈现顺序在被试内平衡，例如，第一周，被试在完成基线认知控制启动任务后，先完成高激惹情境的被动阶段任务，以及主动阶段的替代性攻击测量。然后完成低激惹情境的被动阶段任务，以及主动阶段的替代性攻击测量；第二周，被试完成主动性认知控制启动后，先完成低激惹情境的被动阶段任务，以及主动阶段的替代性攻击测量。再完成高激惹情境的被动阶段任务，以及主动阶段的替代性攻击测量；第三周，被试在完成反应性认知控制启动任务后，先完成低激惹情境的被动阶段任务，以及主动阶段的替代性攻击测量。再完成高激惹情境的被动阶段任务，以及主动阶段的替代性攻击测量。实验 1 和实验 2 的实验结果发现，高低激惹不存在顺序效应：采用 2 激惹(高/低) \times 2 激惹呈现顺序(先高后低/先低后高)的混合实验设计，以基线的攻击比例作为因变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1)实验 1，激惹的主效应显著， $F(1, 25) = 4.36, p = 0.048$ ，**激惹呈现顺序**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5) = 0.01, p = 0.95$ ，激惹与**激惹呈现顺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25) = 3.50, p = 0.07$ ；(2)实验 2，激惹的主效应显著， $F(1, 39) = 4.92, p = 0.03$ ，**激惹呈现顺序**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9) = 1.46, p = 0.24$ ，激惹与**激惹呈现顺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39) = 2.59, p = 0.12$ ；(3)在实验 3 中激惹是被试间变量，高低激惹两组被试在特质性敌意归因偏向($t = 0.59, p = 0.56$)、替代性攻击倾向($t = 0.04, p = 0.97$)、特质性愤怒($t = -0.29, p = 0.78$)和特质性自我控制($t = 0.04, p = 0.97$)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考虑到主动性控制启动与反应性控制启动之间可能存在干扰，基线、主动性控制启动、反应性控制启动三次实验的时间间隔均为一周，而且被试在三周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完成实验。由于主动性控制启动和反应性控制启动可能也会存在顺序效应，实验 1、实验 2、实验 3 的被试在完成基线认知控制任务以及相应的替代性攻击行为任务后，主动性控制启动、反应性控制启动及其相应替代性攻击行为任务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平衡，实验 1、实验 2、实验 3 的结果均表明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不存在顺序效应：实验 1 和实验 2 采用 2 认知控制启动(主动性认知控制/反应性认知控制) \times 2 认知控制呈现顺序(先主动后反应、先反应后主动) \times 2 激惹(高/低)的混合实验设计，以主动性控制启动和反应性控制启动下的攻击比例作为因变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1) 实验 1, 激惹的主效应显著, $F(1, 25) = 12.12, p = 0.002, \eta_p^2 = 0.34$, 而认知控制启动的主效应($F(1, 25) = 0.25, p = 0.62$)、**认知控制呈现顺序**的主效应($F(1, 25) = 0.03, p = 0.87$)、认知控制启动与激惹的交互作用($F(1, 25) = 0.18, p = 0.67$)、认知控制启动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的交互作用($F(1, 25) = 2.78, p = 0.11$)、**认知控制呈现顺序**与激惹的交互作用($F(1, 25) = 2.78, p = 0.11$)、认知控制启动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与激惹三者的交互作用($F(1, 25) = 1.99, p = 0.17$)均不显著。

(2) 实验 2, 认知控制启动的主效应显著, $F(1, 39) = 25.54, p < 0.001, \eta_p^2 = 0.40$, 激惹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1, 39) = 3.96, p = 0.05, \eta_p^2 = 0.10$, 而**认知控制呈现顺序**的主效应($F(1, 39) = 2.46, p = 0.13$)、认知控制启动与激惹的交互作用($F(1, 39) = 1.48, p = 0.23$)、认知控制启动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的交互作用($F(1, 39) = 0.16, p = 0.70$)、**认知控制呈现顺序**与激惹的交互作用($F(1, 39) = 3.53, p = 0.07$)、认知控制启动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与激惹三者的交互作用($F(1, 39) = 0.21, p = 0.65$)均不显著。

(3) 实验 3 采用 2 认知控制启动(主动性认知控制/反应性认知控制) \times 2 认知控制呈现顺序(先主动后反应、先反应后主动) \times 2 激惹(高/低) \times 2 触发(高/低)的混合实验设计,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认知控制启动的主效应显著, $F(1, 70) = 16.17, p < 0.001, \eta_p^2 = 0.19$; 触发的主效应显著, $F(1, 70) = 10.04, p = 0.002, \eta_p^2 = 0.13$; 激惹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1, 70) = 3.54, p = 0.06, \eta_p^2 = 0.05$; 认知控制启动与激惹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1, 70) = 4.04, p = 0.05, \eta_p^2 = 0.06$; 认知控制启动与激惹与触发三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1, 70) = 3.09, p = 0.08, \eta_p^2 = 0.04$; 而**认知控制呈现顺序**的主效应($F(1, 70) = 0.84, p = 0.36$)、认知控制启动与触发的交互作用($F(1, 70) = 2.36, p = 0.13$)、认知控制启动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的交互作用($F(1, 70) = 0.10, p = 0.75$)、触发与激惹的交互作用($F(1, 70) = 0.05, p = 0.82$)、触发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的交互作用($F(1, 70) = 1.27, p = 0.27$)、激惹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的交互作用($F(1, 70) = 2.74, p = 0.10$)、触发与激惹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三者的交互作用($F(1, 70) = 0.14, p = 0.71$)、认知控制启动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与激惹三者的交互作用($F(1, 70) = 0.75, p = 0.39$)、认知控制启动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与触发三者的交互作用($F(1, 70) = 0.15, p = 0.70$)、认知控制启动与**认知控制呈现顺序**与激惹与触发四者的交互作用($F(1, 70) = 1.29, p = 0.26$)均不显著。

此外, 为了排除被试在三次认知控制启动前的情绪水平差异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干扰, 实验 1、实验 2、实验 3 在每次认知控制启动前均对被试的基线情绪水平进行了测量, 结果表明, 在三个实验中基线、主动性认知控制启动、反应性认知控制启动前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差异均不显著(实验 1 的基线消极情绪, $F(2, 50) = 0.15, p = 0.87$, 基线积极情绪, $F(2, 50)$

= 1.47, $p = 0.24$; 实验 2 的基线消极情绪, $F(2, 78) = 0.16, p = 0.85$, 基线积极情绪, $F(2, 78) = 1.15, p = 0.32$; 实验 3 的基线消极情绪, $F(2, 140) = 1.52, p = 0.22$, 基线积极情绪, $F(2, 140) = 1.45, p = 0.24$ 。

意见 4: 作者是如何界定“专门学校初中生”, 这个设计对于解决科学问题的意义在哪?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 专门学校通常所指的就是工读学校, 这类学校主要针对 12 至 18 周岁品行偏差、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 不适宜留在普通学校学习, 但又不够刑事处罚或送少年管教所的未成年人, 他们普遍具有高攻击行为, 他们通过入读专门学校, 可以进行针对性教育、保护、矫治和挽救 (肖建国, 2020), 实验 2 中招募的专门学校学生均为初中生, 相比于普通初中生而言, 他们的替代性攻击行为水平更高 (Lin et al., 2024)。

在科学问题的解答上, 考虑到实验 1 未发现一般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有效抑制作用, 实验 2 对一般性认知控制启动材料进行改编, 发现了特异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 不过实验 2 并没有发现激惹情境的边界条件, 而且实验 2 采用了特殊被试, 性别比例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 实验 3 采用了普通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 控制了性别比例, 除了检验特异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以外, 还考察了特异性认知控制抑制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激惹、触发情境边界条件, 研究结果验证了特异性认知控制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 还发现主动性控制在高激惹高触发情境的边界条件。

参考文献:

Lin, S., Cheng, G., Sun, S., Feng, M., & Bai, X. (2024). The effect of bystander features on displaced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provocative situation among male juvenile delinquents. *Behavioral Sciences*, 14(6), 496.

Xiao, J. (2020). Research on the orientation of special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s rule. *Journal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1, 6–12.

[肖建国. (2020). 法治视角下的专门学校办学定位探究. *青少年犯罪问题*, 1, 6–12.]

意见 5: 综合性讨论应该回应问题的提出, 或者结合问题的提出, 目前看凝练还是不够。

回应: 感谢您的指导, 已对综合性讨论部分进行反复修改和凝练, 具体如 5 综合讨论部分蓝色字体所示。

意见 6: 缺少研究局限和进一步研究问题。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 已补充研究局限与展望, 具体如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部分蓝色字体所

示。

意见 7：需要提供伦理委员会批准号。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已补充伦理委员会批准号，具体如 2.1.1、3.1.1、4.1.1 的被试和实验设计部分蓝色字体所示。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较好的问答了两位评审人的意见。

回应：感谢您的肯定，我们将结合审稿专家 1 的意见对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

审稿人 2 意见：论文经过修改有了较大提升，基本达到了发表要求。同时还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意见 1：论文“1.3 研究概述”写道“从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发展来看，个体的替代性攻击行为整体上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初中阶段是替代性攻击行为发展的关键期 (Garcia-Sancho et al., 2016)。初中生已经初步具备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能力却表现出了较高的替代性攻击行为”，“初中阶段是替代性攻击行为发展的关键期”与“初中生表现出了较高的替代性攻击行为”并不能完全等同，建议给出初中生“表现出较高的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充分依据。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您的建议对我们的修改很有帮助，已补充初中生表现出了较高的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参考文献：“初中阶段是替代性攻击行为发展的关键期 (Garcia-Sancho et al., 2016)，而且初中生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替代性攻击行为 (Soto, 2016)”。具体如 1.3 研究概述绿色部分字体所示。

参考文献：

Garcia-Sancho, E., Martin, S. J., Vasquez, E. A., & Fernandez-Berrocal, P. (2016).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panish version of the Displaced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Psicothema*, 28(1), 96–101.

Soto, B. (2016). *Displaced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States.

意见 2：论文“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中关于“被动阶段(第一阶段)”的实验方法写道“被试在输了时会受到对手 A 的惩罚，但赢了无法惩罚对手”。可以看出，在被动阶段被试赢了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但是在关于“主动阶段(第二阶段)”的实验方法写道：“与被动阶段相比，被试在主动阶段的比赛中获胜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并且可以按照预先选择的强度来惩罚 B，但在比赛输掉时则不能惩罚 B”。在主动阶段向被试强调“在主动阶段的比赛获胜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比较奇怪，不符合常理，容易引起不可控的被试效应，建议作者详细阐述进行该强调的原因和理由。

回应：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部分的描述的确不够清晰，根据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定义，替代性攻击行为指个体在遭遇挫折或激惹后不直接反击激惹者转而攻击无辜者的行为 (Denson et al., 2006)。因此，该部分强调的目的是为了让被试清楚在主动阶段中被试不管输赢都不会受到来自对手 B 的惩罚，而且对手 B 是一个没有激惹被试的无辜者。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将主动阶段的实验流程表述修改为：

“在主动阶段(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主试明确告诉被试，他们不会继续与同一个对手(A)竞争。之后的主动阶段会为被试匹配一名新的网络对手(对手 B)，被试清楚知道他们将与新对手(对手 B)竞争，而这个新对手对上一阶段的结果不负责。在主动阶段开始时，计算机显示被试和对手 B 的身份，其中被试担任惩罚者角色、对手 B 担任受惩罚者，即被试如果在比赛中赢了可以按照开始时选择的惩罚等级惩罚对手、被试如果在比赛中输了则不能按照开始时选择的惩罚等级惩罚对手，而且对手 B 不管输赢均不能惩罚被试。然后，在出现一个短暂的注视点后，屏幕中间会出现一个白点，两个人都必须尽快按下空格键，反应更快的人获胜。最后，屏幕中间会出现这一回合被试的输赢结果，以及被试对手 B 施加的惩罚类型。主动阶段的实验流程如图 2 所示。”具体如 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绿色部分字体所示。

意见 3：论文“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中关于“主动阶段(第二阶段)”的实验方法的介绍不够清楚。例如，在主动阶段，被试在输掉比赛时是否会受到对方的惩罚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做明确报告。

回应：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部分的描述的确不够清晰，我们在这里进一步说明，在主动阶段被试如果在比赛中赢了可以按照开始时选择的惩罚等级惩罚对手、被试如果在比赛中输了则不能按照开始时选择的惩罚等级惩罚对手，而且对手不管输赢均不能惩罚被试，我们已将“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中关于“主动阶段(第二阶段)”的实验方

法的介绍进行了重新修改，具体如 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绿色部分字体所示。

意见 4：在对上一次意见的回复中，关于反应性攻击与替代性攻击的区别，作者写道“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反应性攻击行为是直接报复激惹者，替代性攻击行为不直接报复激惹者而是攻击无辜者”，这种区分不够完整和准确。反应性攻击与替代性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在反应性攻击中攻击者是受到了激惹者的激惹的，而在替代性攻击中无辜者并没有在实质上惹到攻击者。由于如上所述，在论文“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中关于“主动阶段(第二阶段)”的实验方法的介绍不够清楚，因此无法判断在主动阶段被试是否受到了激惹(惩罚)，因此目前尚无法判断被试在主动阶段的攻击是比较单纯的替代性攻击，还是混合了反应性攻击。

回应：感谢您的提问，我们同意您的观点，反应性攻击与替代性攻击的区别不仅在于两者的攻击对象不同，还在于攻击对象是否激惹了攻击者。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部分的描述的确不够清晰，我们在这里进一步说明，主动阶段的被试在输掉以后不会受到对手的惩罚，赢了则可以惩罚对手，因此主动阶段被试并不会受到激惹(惩罚)，即主动阶段的无辜者并没有在实质上惹到攻击者，因此结合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定义以及替代性攻击行为与反应性攻击行为的概念异同，可以认为被试在主动阶段的攻击是比较单纯的替代性攻击、并没有混合反应性攻击。我们已将“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中关于“主动阶段(第二阶段)”的实验方法的介绍进行了重新修改，具体如 2.1.3.2 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测量绿色部分字体所示。

意见 5：即使在主动阶段，被试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激惹)，也难以知道被试在该阶段的攻击是否混入了主动性攻击。之前大量的基于竞争反应时的实验都发现，即使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激惹)，被试也会选择惩罚(攻击)对方，学者们将这种攻击视为主动性攻击。因此，建议作者阐述清楚如何在主动阶段将被试攻击反应中的主动性攻击成分剔除。

回应：感谢您的提问，首先关于竞争反应时范式中的主动性攻击指标，已有研究将竞争反应时的第一个试次作为主动性攻击行为的指标 (Vohs et al., 2010; Wang et al., 2018)，这是因为虽然被试知道对手没有激惹自己，但对手如果在后续的试次中赢得游戏还是可以惩罚自己的，因此被试会为了在后续试次中赢得游戏而率先攻击对手。但在本研究的竞争反应时范式中，主动阶段的对手不管输赢均无法惩罚被试，因此被试不会为了在后续的试次赢得游戏而主动攻击对手。

其次，关于本研究中如何在主动阶段将被试攻击反应中的主动性攻击成分剔除，基于

实验 1 中基线条件下替代性攻击主动阶段的情绪结果，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激惹情境，包括低激惹条件和高激惹条件，因变量为主动阶段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指标为 PANAS 的积极情绪分量表和消极情绪分量表得分。

首先，考察替代性攻击行为对积极情绪的作用，对攻击前后积极情绪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激惹情境积极情绪的平均数(标准差)

		测量阶段	
		攻击前	攻击后
激惹情境	低激惹	2.89(1.29)	2.83(1.25)
	高激惹	2.31(1.20)	3.13(1.29)

以积极情绪作为因变量，进行 2(激惹情境)×2(测量阶段)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激惹情境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5) = 1.17$ ， $p = 0.29$ ， $\eta_p^2 = 0.05$ ；测量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5) = 3.68$ ， $p = 0.07$ ， $\eta_p^2 = 0.13$ ；激惹情境和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25) = 5.73$ ， $p = 0.02$ ， $\eta_p^2 = 0.19$ 。进行简单主效应分析发现，在低激惹情境，替代性攻击前后的积极情绪没有显著差异， $F(1, 25) = 0.07$ ， $p = 0.79$ ， $\eta_p^2 < 0.01$ ；在高激惹情境，替代性攻击前后的积极情绪存在显著差异， $F(1, 25) = 7.32$ ， $p = 0.01$ ， $\eta_p^2 = 0.23$ ，替代性攻击前的积极情绪显著低于替代性攻击后，表明在高激惹情境下的替代性攻击行为可以提升积极情绪，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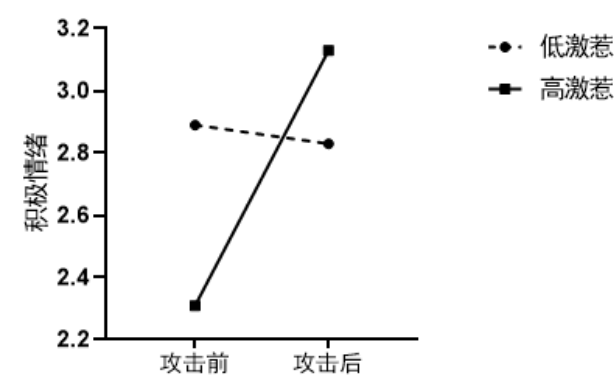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激惹情境下替代性攻击前后的积极情绪变化

然后，考察替代性攻击行为对消极情绪的作用，对攻击前后消极情绪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2 不同激惹情境消极情绪的平均数(标准差)

		测量阶段	
		攻击前	攻击后
激惹情境	低激惹	1.86(0.54)	1.78(0.95)
	高激惹	2.43(1.06)	1.58(0.80)

以消极情绪作为因变量，进行 2(激惹情境)×2(测量阶段)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激惹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25) = 4.27, p = 0.049, \eta_p^2 = 0.15$ ；测量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1, 25) = 13.31, p = 0.01, \eta_p^2 = 0.35$ ；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25) = 10.81, p = 0.003, \eta_p^2 = 0.30$ 。进行简单主效应分析发现，在低激惹情境，替代性攻击前后的消极情绪差异不显著， $F(1, 25) = 0.25, p = 0.62, \eta_p^2 = 0.01$ ；在高激惹情境，替代性攻击前后的消极情绪存在显著差异， $F(1, 25) = 23.06, p < 0.001, \eta_p^2 = 0.48$ ，替代性攻击前的消极情绪显著高于替代性攻击后，表明在高激惹情境中替代性攻击行为减少了消极情绪；结果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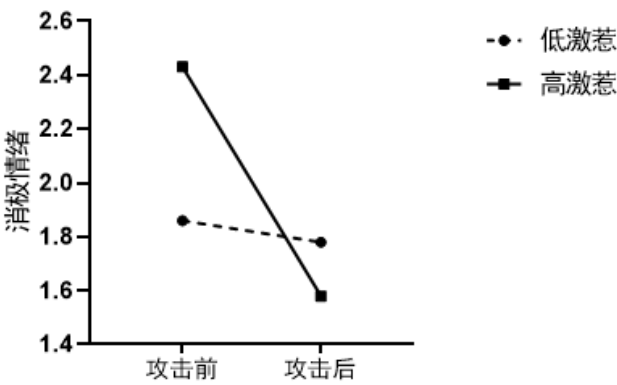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激惹情境下替代性攻击前后的消极情绪变化

结果发现，仅在高激惹情境下，个体在表现出替代性攻击后消极情绪得到显著下降且积极情绪得到显著提升，而在低激惹情境下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在攻击前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该结果与已有研究中替代性攻击情绪调节效应的结果一致 (Lin et al., 2024)。而且，本研究的结果有别于已有研究中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情绪调节效应的结果 (刘宇平等, 2022)，具体来说，刘宇平等(2022)以暴力犯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情绪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暴力犯实施反应性攻击后其积极情绪得到提升且消极情绪得到下降，实施主动性攻击后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得到提升。因此，基于以上观点可以认为主动阶段考察的是个体的替代性攻击行为。

参考文献:

- 刘宇平, 周冰涛, 杨波. (2022). 情绪如何引发暴力犯的攻击? 基于情绪调节理论的解释. *心理学报*, 54(3), 270–280.
- Lin, S., Cheng, G., Sun, S., Feng, M., & Bai, X. (2024). Emotional regulation of displaced aggression in provocative situation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ehavioral Sciences*, 14(6), 500.
- Vohs, K. D., Glass, B. D., Maddos, W. T., & Markman, A. B. (2010). Ego depletion is not just fatigue: Evidence from a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experimen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2), 166–173.
- Wang, Y., She, Y., Colarelli, S. M., Fang, Y., Meng, H., Chen, Q., Zhang, X., & Zhu, H. (2018). Exposure to nature counteracts aggression after depletion. *Aggressive Behavior*, 44(1), 89–97.

意见 6: 总的来说, 个人认为论文的实验任务并不能测量到相对单纯的替代性攻击, 更可能混合了多种攻击成分的复杂攻击行为, 因此称为“攻击行为”也许更合适。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 您的建议对我们的修改很有帮助。我们在这里进一步说明, 已有研究在考察替代性攻击行为时, 通常是对传统的攻击行为任务(如辣椒酱范式, Rajchert et al., 2017; 求职者范式, Rajchert et al., 2022; 巫毒娃娃范式, Sotter et al., 2020; 冷水任务, West et al., 2021)或是反应性攻击行为任务(如竞争反应时范式, Lin et al., 2024)进行改编, 通过改变攻击对象的方式进行测量的。本研究使用的改编版竞争反应时范式在状态敌意归因偏向和情绪指标上都能较好地体现了替代性攻击行为的主要特征, 并与传统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和主动性攻击行为的主要特征有所区别 (刘宇平 等, 2022; Lin et al., 2024), 因此可以认为该任务较好地测量了个体的替代性攻击行为。不过, 已有的替代性攻击行为范式在测量替代性攻击行为时可能也混杂了其他的攻击成分, 未来需要进一步开发专门针对替代性攻击行为的实验范式以便更好的解决该问题, 因此我们将该局限写入了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部分, 具体如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绿色部分字体所示。

参考文献:

- 刘宇平, 周冰涛, 杨波. (2022). 情绪如何引发暴力犯的攻击? 基于情绪调节理论的解释. *心理学报*, 54(3), 270–280.
- Lin, S., Cheng, G., Sun, S., Feng, M., & Bai, X. (2024). Emotional regulation of displaced aggression in provocative situation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ehavioral Sciences*, 14(6), 500.
- Lin, S., Cheng, G., Sun, S., Feng, M., & Bai, X. (2024). The effect of bystander features on displaced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provocative situation among male juvenile delinquents. *Behavioral Sciences*. 14(6), 496.
- Sotter, E. B., Grom, J. L., & Tervo-Clemmens, B. (2020). Don't take it out on me: Displaced aggression after provocation by a romantic partner as a function of attachment anxiety and self-control. *Psychology of Violence*, 10(2), 232–244.

- Rajchert, J., Konopka, K., & Huesmann, L. R. (2017). It is More than Thought that Counts: The role of readiness for aggres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stracism and displaced aggression. *Current Psychology*, 36, 417–427.
- Rajchert, J., Konopka, K., Oreziak, H., & Dziechciarska, W. (2022). Direct and displaced aggression after exclusion: role of gender differenc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3(1), 126–143.
- West, S. J., Lasko, E. N., Hall, C. J., Khan, N. G., & Chester, D. S. (2021). Some revenge now or more revenge later? Applying an intertemporal framework to retaliatory aggression. *Motivation Science*, 8(1), 33–55.
-

第三轮

编委意见：看了两位外审专家的意见和作者针对专家意见的修改，我同意两位专家的意见，认为修改后的文章达到了可以发表的程度。还有一个意见就是要在摘要中呈现被试的信息。

回应：感谢您的肯定和建议，您的建议对我们的修改很有帮助，已在摘要中补充被试的信息。

主编意见：本研究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对认知控制如何影响其替代性攻击行为进行了考察，并探究了认知控制影响替代性攻击行为的激惹和触发情境边界条件。该论文的研究选题具有一定新颖性，研究方法选用恰当，获得的研究结论可信。